

周易本義注(五)
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易本義及其他的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平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繫辭下傳

第一章

此章發易書之善。首二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第三至九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親切。末節例明聖人之情。總註云。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是釋其所言。末釋其所以言。須更究入一層。方見有爲。凡聖人治已往之事。卽以治未來。皆卦爻吉凶之類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二節言卦爻是言書之卦爻與蓍之卦爻相符。併言書中卦爻之圖足備蓍之卦爻之用也。卦爻蓍所能爲不待用書。唯詞非蓍所能爲。易所以待卜筮用者。專在此耳。二節併言卦爻者。見詞所以該詳之故也。卦爻於蓍所衍之卦爻該詳。則詞因之而係。亦於蓍所衍卦爻之斷亦該詳矣。此節言書備蓍所衍之卦爻。按下節動字。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則象爻變亦當只占者所值之象爻變也。象象萬事萬物之各體。爻象萬事萬物之相交。奇則獨。偶乃交。八卦奇而因重偶也。因重之卦。文王仍作二物一偶看。周公乃作六物三偶看。三畫之物。以其二畫爲偶。則有一畫閒置者。又無內外相應相交之象。總不足。故八卦只可合作一象看。因重方可分看作六爻也。單八卦卽卦義亦不見。凡事物無交得失當不生也。萬事萬物不外二氣之老少純雜所成。今八卦乾坤爲老爲純。三

女爲乾索。坤爲少陰。爲陰維。三男爲坤索。乾爲少陽。爲陽維。物體之大凡盡矣。數者氣之紀。氣之所無。數不能有。氣所成之象止此。則著以數成之象亦止此矣。八卦無陰陽均者。物非男即女。無不男不女。牛男半女者也。故畫止於三四。則有均而莫適爲主矣。此節及下節首句。總言盡所有之卦爻。與著無不相符。言著有八象。書亦有八象。著有六爻。書亦有六爻。著有變卦。書亦有變卦也。書非預爲著謀。但在氣在數。總不外此理。書視氣而作。著用數而爲。自然兩无參差也。作書作著。俱是要像出萬物萬事。而事物除各體相交。無可象處矣。故皆小成於三畫。大成於六畫。六畫外無可復設之爻象。事物已盡也。故書只六爻。而爻盡在其中。此節恐人知著之卦爻亦有限。或疑書之卦爻有限。不必與之相符。故云。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上句究極書備著之卦爻。下句乃言書詞之爲著待用者至備也。上節言正卦爻之備。此上句言變卦爻之備。上節兩在其中。是言已盡於此。唯盡相推之致。而後爻盡於此。已盡相推之致。則更無相推者出其外矣。推剛者必是柔。推柔者必是剛。剛本從柔變來。則有剛時。先有剛之變。而往者在矣。柔本從剛變來。則有柔時。先有柔之變。而往者在矣。正卦原是推變卦者。故有正卦。不患無變卦也。總之此之所推者。即是推此者。觀此之有所推。便知有推此者也。彖詞有以卦變起義者。因見得變在其中也。下句雖承上句說。而已總承上文。是將占者所值。說到盡處。動在謂不獨卦在爻在。而併卦爻之動亦在也。動。即變也。註云。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謂所值正卦爻所當變之爻象。非指所值之動爻。所值之動爻。現成是動。不應爲當動。且是正爻。則可頂爻在其中說。不必又說變在其中。方見係詞之不遺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節言占者所值之卦爻是動者。書中之卦爻是靜者。靜是體。動是用。疑聖人詞之所命。是施於書之卦爻。則是言體之吉凶悔吝。永是言用之吉凶悔吝。以爲占者所值之卦爻。斷恐未親切。不知吉凶悔吝雖先命之於書。而是將來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以應之者。則聖人當計及足爲動者之應。而預假設作動以命之矣。豈於動有不親切乎。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以言外見聖人預作動。命理當如此。則聖人必如此也。卦爻之材質境遇。雖因之作動。則有吉凶。而未有作動。則材質未用。境遇未交。吉凶亦未成也。人之卜筮者。皆在未動時。聖人告以動之吉凶悔吝。皆告以將來之事。使之趨避。若已動。則告之無補矣。動方命以吉凶。是聖人遷改之路。即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之意。註云。雖詞之所命。承上節言。言命之於書也。因卦爻句。是預透下見乎外句言。筮法老少。少多。則以老爲動。少少老多。則以少爲動。六爻皆少。則六爻皆動。故占者所值雖無交重。亦是動卦爻。此動字是正卦之用。爻與上文指變卦不同。上文言變卦不外正卦爲變卦。係詞不外爲正卦係詞。此言正卦之係詞。皆以其動係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節因占者之正卦變卦皆鬼神。一時爲一人一事所與。當是同宗之義。乃變卦之吉凶悔吝。多與正卦相反。恐人疑變卦之詞。是聖人另作係之。與爲此卦之變卦不切。故爲之釋疑。總指點明變卦與正卦不同。見詞之不同。非不切也。如謂變卦之詞。必與正卦相類方切。此卦之變卦。則必變卦與正卦無異而後可也。今觀變卦固與正卦不同。則詞正以不同爲切矣。聖人之詞。本未曾拘爲何卦之變卦而係。但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另爲一時義。則就此時義而係之詞。便不論是何卦之變卦皆切也。二句總將上文一變字詳析言之。凡變卦。皆是先剛而後變通爲柔。先柔而後變通爲剛者。本是能生而不止者。亦方始而未終者。言本是不能禁其後有不同之意。時是前後相禪者。亦前後相代者。言時是不能與其先同之意。立謂立定不移。而含生彼之意。得變卦時。正卦未嘗去。故曰立。趣者。隨其時候之所宜而不違也。變有增其舊者。有損其舊者。若仍其舊。則非變也。善惡之力厚者。積之有自微進盛之時候。善惡之力薄者。積之有自化入衰之時候。時之不齊。由其本之不齊生也。去舊爲變。即新爲通。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二節已言詞切爲著卦命。此下五節又言其切之至。以他事物之詞。係此事物固不切。以過不及之詞。係事物亦不切。人情欲自寬於聖人罰惡之事。必曲求其苛以毀之。今卦爻之惡不一等。而聖人槩予以凶悔吝。且凶悔吝多於吉。亦人之所議也。故言此五節以釋之。謂天下得吉止有一理。吉外卽予以凶。非過苛之詞也。悔未離乎凶。吝已入於凶。皆凶也。无咎亨貞。是事體。未是事應。屬有凶甚之詞。有時數使然。非事應之詞。事應之詞。只有吉凶悔吝耳。吉凶有明著於詞者。有詞未及而可推見者。要之皆在詞中也。貞勝。謂爲貞而相勝。貞謂物之正理。而又依之乃吉。而須以爲常者。謂之正不盡。謂之常亦不盡。故稱曰貞。意重在常。不在正。正者所當然。常者所不得不然。當然之理。皆因得然不得不然之勢而定。合理卽合勢。故正者卽常。正以是非言。常以利害言。有窒以禁其變。故以此爲常。勝。謂此之所勝。在彼此之所受。勝亦在彼。爲彼此之外無他物也。使尙有他物。則彼此不必適爲相勝之物矣。是勝凶者止吉。勝吉者止凶之謂。非吉能勝凶。凶能勝吉之謂。貞之爲卦爻所離合。是吉凶之故。貞之一是吉凶勝之。故本文舍而未露。下方發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正申明所以貞則勝。合之則吉。不合則凶。故以爲常。而合則吉。不合則凶者止一。故得吉者止一。其餘皆得凶者也。天地句。從天下所以貞一之本說。下日月句。又證明天地之貞一。天地物也。道事也。天地之道。猶云天地之事。謂天地之事。有之所以觀人者。而卽其事之正而以爲常者也。觀者指易簡。下節方申明。行道育物。皆天地之道。而行育中有示人所以行育之理。只一簡易簡也。日月是道之行。卽天地之道之一端。易簡是所以明之理。貞明易簡之效也。日之自率陽性爲明。易也。月之受明於日。簡也。

中戾盈虧。溫寒薄蝕之類。皆日月之道。而上事皆以明爲之。不明則無上事。是貞明也。貞乎一謂貞止在乎一。一指易簡。易簡是其物。一是其數也。不言易簡言一。釋上節所以貞爲勝之故也。因隱指易簡而未明。故下文申言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節釋明觀字之實。謂所謂觀者何也。是易簡也。爲其以此示人。故曰觀也。易簡是釋觀之實。示人是釋所以名觀之義。唯健故易。唯順故簡。確然隤然。原所以有此示人之由言之也。義見上傳首章。下節承天下之貞一言。此節後須結出天下貞一。以爲下文之地。當云萬物皆天地不分體。天地貞乎易簡。則日月之所以貞明者。由貞乎易簡。天下之所謂貞一者。卽貞乎易簡可知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二節只是吉凶相勝之故。合此節方盡卦爻吉凶相勝之故。下文貞勝貞字。就卦爻言。上二節泛論貞。以起此節。此節方正承卦爻之貞言。上文貞字中有一及卦爻與離合之意。此節總發明之。一事物之貞。只一事物視之以爲吉凶。他事物不必視之以爲吉凶也。今使事物之貞一於易簡。而卦爻之貞不必一於易簡。則天下之動。吉凶相勝。卦爻不必吉凶相勝矣。乃卦爻正效像事物者。則亦效像事物之易簡。專爲貞於其中。而又見得見失於其中矣。此卦爻吉凶相勝。一如事物相勝之故也。此指易簡。天下之貞一於易簡。而天下之動。不必盡如其貞。是此易簡獨爲天下之貞。而又不能使天下盡合之者也。效者。效其獨爲天下之貞。而又或合或離於天下也。非直效易簡。直效易簡。則无凶矣。不正。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而有離合。倒言易簡獨爲卦爻之貞。與爲卦爻所離合。所謂詞有賓主也。貞在此。則離合乎此之吉凶可斷矣。貞一乎此。則離合乎此。無復離合乎貞。而吉外止凶。凶外止吉。可斷矣。故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又言卦爻離合乎易簡。而吉凶勝之故。无餘義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節說透吉凶勝之故。而此節結之。謂貞一而卦爻與之或離或合如彼。故吉凶生而又相勝。此貞勝之說也。內指著卦。外指書。著卦。揲著所得之卦也。謂著出一卦。爻書即以此應之。吉凶見乎外。即上文勝字之義。吉凶非有吉有凶者。或吉或凶之謂。乃止一吉一凶之謂也。總要見詞之嚴。謂非凶見即吉見。非吉見即凶見。於凶外无所更苛。於吉外无所更寬也。首二句結上文意已畢。以下二句。特申明此二句事體耳。謂爻象之動。雖吉凶之詞未見。而吉凶之理已定。不然。則詞之見非其正應矣。而吉凶已定。則趨避之方亦已定。是變之見。即功業之見矣。功業。謂人之所以成功業者。即人之功業也。爻象之動。自著之變而成。故謂之變。此句申明爻象之動。包含吉凶。此雖足見詞之親切。然此一段主旨言吉凶之无過不及。以見親切之中。又親切。若大槩言因吉凶而命以吉凶。則反寬一皮。又雜一段之意。无此文法。只合以下句為主。以此句作陪筆耳。就吉凶之見言之。是吉外即槩以凶。此見聖人之嚴。而究其所以嚴。則見聖人之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以上以言易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親切爲主。聖人之情句。只因吉凶相勝生出。已是一段之餘波。此節以造化功業。推明聖人之情。是聖人之情一句注脚。又餘波之餘波。上文聖人之情。言似嚴而實慈。此節推明嚴之所以爲慈也。大意言非嚴不能禁民之非。非禁人之非。不能生人。可見係詞之嚴。出於生人之慈也。大德句引起下文之詞。天地以生爲德。則聖人亦以生爲德矣。非位无以行生人之事。以生爲德者。非寶位不能。寶位句。猶云以生爲德也。守位句。言以生爲德。則首重生人。失位无以生。而非人无以守位。則欲生生物者。安得不先生人乎。人貴於物。生人本急於生物。不待爲守位計。此就貴於物外。加言其所當急也。須補出上層。不可單說人以守位重。聚人句。言欲生人則莫急於生財。聚生聚之聚。謂使之遂其生。无死亡流散之患也。非多爲己助之意。

已上言要用人。理財句言又要用義。不能禁民爲非。則民有斃於爲非。不然亦陷於禽獸。則雖生猶不生。故必在理財正詞以禁之。而理財正詞不以義。亦未能禁。故又要用義。民之非。有因財而生者。侵奪淫侈是也。唯限其所取。節其所用。可以禁之。民之非。有不因財而亦生者。一切縱欲恣意是也。唯告諭警戒。可以禁之。義則理之正之一。依乎理所當然。而不參以貶損之私意也。以理財正詞。比吉凶之斷卦爻。以義比吉凶之相勝。以禁非比使人趨避。連上段總言生人須生財。又須以義理財正詞而禁非。天地句是言造化。以下是言功業。功業者所以治天下之功用事業也。以人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禁非。是治天下之功用事業。

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尙象。是誘人尙象。併教人尙象之法也。聖人皆尙象。則人之當尙可知。而觀聖人之所以尙象。則尙象之法亦可知矣。尙象之法。在於象中。求出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用之。制事制物。皆是制器。做象以爲器。爲器以應象。皆是尙象。爲器以應象者。不用以制所爲之器。而先用象以制所爲之器。所由起之器也。如弧矢之利。是取睽以制成一天下之乖。而後制弧矢以應之也。首節言象所以足尙之故。以引起聖人尙象。以下方正言聖人尙象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取諸物以上。是察神明之德。萬物之情。先言象之精。以見通類之當也。觀象二句。言其大。觀鳥獸二句。言其小。自大說到小。以見无所不觀也。鳥獸之差別在文。地之宜。謂草木。草木之花實枝葉。是其文也。觀亦是觀其文。近取二句。總結上文。謂其遠取諸物。

如此則其近取諸身可知而遠取諸物自如此是則近取諸身又遠取諸物也。註健順動止是訓神明二字性是訓德字雷風山澤是訓萬物二字象是訓情字神明萬明不止此舉類之詞也在內而不可見故曰德在外而可見故曰情通者隱而顯之是達之於外也類以似之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節取物象而歸諸易以下就易取物象而制爲器也如離先是取物相麗之象而紀之今又取其所紀相麗之象而爲網罟結繩是情物麗是德物麗爲物所麗也物之柔弱輕而相麗者便有爲物所麗之德爲網罟是尙情之象以佃漁是尙德之象情德聖人無師亦能設之而既有可師則不自用而師之乃聖人也取非聖人之見短處正聖人之見長處。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木是情入動益是德木之德不止入動入動是其一德益又此一德所生之德之一也爲耜爲耒皆兼取入動耜耒入土之力在上動土之功在下總取木之能入能動又能益人之象而用之以上二卦卦名本卦德故取其德而名亦正切其事非尙象必於名有取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總取情。借噬嗑爲市合。是尙象。復偶因名可借。而併借之。非尙其象。必可借其名。亦非以借名爲尙象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尙象以制治天下之統體。是尙之極大者。是取德。總之黃帝堯舜之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通其變者。有當變之理而不能變。如變被阻塞在一處。行不得。而今去其阻塞。使行也。天下所以有變理者。以民之倦於前事也。倦於彼。必不倦於此。故通其變。所以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二句。申明變通之實。化者去故而出新。是釋通之體段。神者因其故之當去。新之當出而順之。非以己心與焉。猶易之无思无爲也。是釋通之機趣。使民宜之。釋其變二字。變是前事之變。則必與前事正對反者方是。前事爲民所倦。故生變。而因爲民所不宜。故生倦。是民所宜。乃生變之事之正反對。生變之事之正反對。方是生變之事之變也。今所通者。是使民宜之事。故曰其變。通其變。即通其使民宜者。故所以使民不倦。易窮則變。四句。贊通變之道善。謂此是合易道而即合天道者也。易者。天地有一道。其名爲易。窮則變。三句。正疏其實。易者一理。而易也。窮則變。故是易。變則通。故是理。通則久。故是一理。窮者不可行。如政之爲民所倦是也。通者可行久者一理之不息。如三代之建寅建丑建子。變也。而法皆可行。通也。建始之義常存久也。若秦之建亥。亦是變通。而於萬事不便。民不樂奉其朔。是不通也。而於天地人之始皆不合。則建始之義。絕而不續矣。天亦以易爲道。故以易爲道者。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天祐之徵也。垂衣裳句。是總結上文。猶云總之黃帝堯舜變化而无爲者也。不通其變是不變化。如是則不能使民宜而不倦。而不通不久。故天下治。言能變化。即結通其變也。不神以通變。則是有爲。故垂衣裳言無爲。即結神也。取諸乾坤。言此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也。變是化所成。註變字頂上文變字。化字頂上文化字。即頂通字。乾坤先取天地而象之。今

又從乾坤取天地之象而用之。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取情。木行水上。是萬物之情象在易中者。不通者。人爲水所隔。而不能用行也。如是則不能致近物於遠。亦不能致遠物使近。物有不致。則天下有不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取德。下動上悅。是易所以象服牛乘馬之意思於其中者。意思卽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此亦取德。豫之德爲順動。而順動所以遠害。則亦有豫備之意矣。人之順樂動。樂在目前。爲得豫貽。樂對後來。爲能豫備。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兼取情德。木。地物也。木以動德。地以止德。相合則杵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亦取德。火之動而上。澤之動而下。物之德也。上上而不止。下下而无極。此君貴而民賤。君亢而民離之象。大亂之象也。聖人以此制成大亂之世界在目前。而後制爲禦亂之具。以待之。此兵所由設也。弦矢舉一端以該兵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此亦取德。然不取三畫卦。而取六畫卦之德。四陽方進而連勢壯也。壯則未可壞敗。是卽有固意。壯固不獨可取爲宮室。而宮室其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此亦取德。物之大與其過。皆物中之德也。大過之象。大者過之象也。聖人取以過其事之大者。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亦取德。陽明陰暗。以五陽決一陰。以極明破除陰暗之象也。以書契治百官。察萬民。是絲毫欺隱皆決盡之事。故是取此象而爲者。明暗夫。皆物之德也。

第三章

此章教卜筮者必觀象。卜筮者不過欲知吉凶。則以爲但觀吉凶而可以已矣。不知卦爻之正與所問事應者。則其吉凶是正命所問事矣。卦爻之與所問事反應類應者。則其吉凶未是正命所問事也。故必須就象觀其與所問事離合。而後吉凶之爲反告正告類告可知。而後所問事之吉凶可知也。言象之詞卽象。人非不看。而看之不審。猶之不觀也。章中只言吉凶悔吝之占。是初爲卦爻斷。非懸爲所問事斷。而不可不觀象之意在言外。見吉凶悔吝爲卦爻斷。未爲所問事斷。則必知卦爻之所以吉凶。而後可以推所問事之吉凶矣。大意言象中有材有動。而詞之吉凶悔吝切此言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謂易初有畫无文。只是以象爲書。而畫是事物之似。故名象也。像者。未直是事物。而似乎事物也。未直是事物。則有待於言。似乎事物。則有所可言。此聖人所以爲詞以繼之也。像也。猶云材動之似也。

象者。材也。

象是象詞。其意不離明吉凶悔吝。物之材料精粗。瓦牾爲器。美惡之體統。卦之於爻亦如此。如乾則六爻皆健之變。坤則六爻皆順之變。屯則六爻皆屯中物事。蒙則六爻皆蒙中物事是也。材也。猶云言材之象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是爻詞。六爻天下之動之象。爻詞是依此象而發明其形容道理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節與上二節文氣一縷。是故二字謂吉凶悔吝之詞爲言象。故不得不設。非不爲言象而漫設。總謂是切言乎象之詞也。非如此不能言象。故欲言象即不得不用此。生著謂卦爻之吉凶悔吝以吉凶悔吝之詞生發著明出來與人見。非吉凶悔吝之詞生著也。而意則言有詞以使吉凶悔吝生著。非正言吉凶悔吝以詞生著。

第四章

此章辨陰卦

陽卦之疑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謂多陰之卦反謂之陽。多陽反謂之陰。此似可疑。不知必須多陰始是陽卦。多陽始是陰卦。蓋一方能爲主。二不能爲主。一陽二陰。則是陽爲主而爲君子之道。二陽一陰。則是陰爲主而爲小人之道。此所以必一奇二偶。合之爲奇。斯是陽卦。必一偶二奇。合之爲偶。斯

是陰卦也。一奇二偶則奇。一偶二奇則偶。言奇偶。猶言一奇二偶。一偶二奇也。末節釋明奇所以爲陽。偶所以爲陰。其德行句。謂此奇偶之卦。表裏皆顯出一箇道。加人之德行來。而是何德行也。道之意思。在裏爲德道之形模。在表爲行。而奇偶之卦。表裏皆是君子小人之道。陽統陰而貴。故稱君。陰承陽而賤。故稱民。以貴爲主。則貴而爲君子。以賤爲主。則賤而爲小人。君子小人。兼德分言。善與誠則爲君子之德。惡與僞則爲小人之德。爲勞心之事。則分當爲君子。爲勞力之事。則分當爲小人。辨卦之陰陽。无大緊要。因其說可悟爲人立心須一。故記之。陰陽皆能爲主。而二即不能爲主。可要成一種人。須立定一種心也。

第五章

此夫子釋小象之別詞。以其大關係於人而特記之。亦以見彖詞之約略。其中尙有包蘊。有留餘。玩詞占者當如此以用其心也。夫子平日如此說易者多。但彖詞皆用此例。則言多而書難於載。故另爲約略之詞。而如此類者皆逸之。所謂書不盡言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節釋憧憧之所以未光大。與不可憧憧之事。理不待思慮而定。加以思慮則害理。所以未光大也。而憧憧之未光大。无事不然。卽爲事亦如此。三下節自歲功說到爲學。見天道人事无不然。何思何慮。言道體。非言求道者。不待思慮。不以思慮有者。正以思慮得思慮。其不思慮者則可以思慮創。道則不可也。殊塗百慮。皆已自然。則不待設處。殊百。皆同皆一。則不須揀擇。所以容不得思慮。同歸一致。以理之綱言。殊塗百慮。以理之目言。殊百。言詳備也。同歸以究竟於彼言。一致以根本于此言。如終皆可以成歲。同歸也。始皆欲成歲。一致也。或日或月。或寒或暑。或往或來。殊塗百慮也。慮是發爲理。途是由此理。同歸之途。卽一致之慮。但對致而言則爲慮。由靜而動也。對歸而言則爲途。由行而止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下指點何思何慮之實際。理在往來屈信。不在明生歲成利生。總言天地利物之理。皆是不待思慮而有。推者。此往彼來。如來者推去往者也。先此往彼來。後彼往此來。是相推。未往而來而不往。則礙未來而往。往而不來。則斷往而後來。亦往而即來。來而後往。亦來而即往。皆可以如此。不可不如此。則是當如此。所謂理也。而可以如此。又不可不如此。則何用思慮而後得此。當如此之理。所謂自然也。唯自然方是理。非有不自然之理也。總之因感而起者是理。過感而爲者是懂。屈正信之感。信正屈之感。使我可然。不可不然是感動我之然也。往者三句。正申明上事是因感而起之事。自然爲誠爲公。不自然爲妄爲私。必思而後有從者。於思慮之事外。又須思使從此事之方法也。既有思慮。又有此思。故曰懂懂。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節言學中功後之效。不待思慮。尺蠖二句。承天道而廣之。以起學問之事。謂凡屈後自有信理。伸後自有屈理。不待天道可見。即萬物亦有自然者。何況君子之學乎。尺蠖龍蛇。在物爲一類。在一類爲大小。偶舉一類而見其無不然也。以此推之。他類可知。情義四句。以納於心爲屈。發於外爲信。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精義者將人心處物之裁制。從粗講求到精也。入神則到精之極處矣。人心之義到至精處。只是物理不見。心之所爲則有見。及義之精。即併見及心之无方在其底。所謂入神。利用。即以所精之義。致諸用而利也。餘義註備。此君子所以勿忘勿助。